

我读

别拿「闲书」不当回事



吴季 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研究员

语录

虽然所占时间不多,但非职业阅读不仅曾经影响了我的世界观,而且一直影响着我的职业选择和判断。



①最近在读的《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 ②反复翻阅的一本书——《小王子》 ③给年轻人推荐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自从2018年吴季从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主任的位子上退休后,他开始热衷于用文字记录下自己的想法。有时候,一篇一万字的长文,他用几个小时便能完成。他对文字的热爱,大约源自从小养成的读书习惯。

吴季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每每放学回家,当别的男孩子喜欢成群结队地在大街上你追我赶时,他们一家兄弟四个,总会各自守着一隅,安静地读自己喜欢的书。从《西游记》到《约翰·克利斯朵夫》,少年吴季在书堆中慢慢成长。

如今,每到周末,吴季仍然会时常捧着一本“闲书”度过。那么,这位科学家在读些什么,对于阅读又有怎样的见解?

《中国科学报》:你最近在读什么书?

吴季:我最近在读《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这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系的文一教授写的书,非常好。这本书用经济学的观点对工业革命的历史作了新的阐述,对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作了全面剖析,分析了为什么今天的中国能够完成一次与众不同的、伟大的工业革命。这些都是我比较感兴趣的问题,我自己也一直在思考,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之后,是否还会再持续发展四十年。

目前,我关注的话题主要有新航天、中国的改革发展、国际政治等,也会经常看这一类的书。最近我也开始看科幻小说了,刚刚买了郝景芳的三本书,正准备看。

《中国科学报》:在你的书架上,翻得最勤的“闲书”是哪一本?

吴季:《小王子》是我反复翻阅的书,它不在我的书架上,而是在我的书桌上。《小王子》是写给大人的童话。很多人长大了以后,就没有这种情怀了,会变得势利,而圣·埃克苏佩里是个有着浪漫情怀的人,他最后真的消失在沙漠里,再也没有回来。他就像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不是因为幼稚,而是因为情怀没有丧失。

我不算个浪漫的人,但我欣赏这种情怀。

我最近出版的《月球旅店》是基于对“新航天”的思考而作的,而这种思考不仅源于我的职业经历,也是有感于《小王子》里的浪漫情怀。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非职业阅读对你的科研是否有所帮助?

吴季:有帮助。非职业阅读大概只占我业余时间的三分之一。我大概每一两个星期买一本“闲书”,通常会在周末读书,找一个周六或周日,读完一本书。虽然所占时间不多,但非职业阅读不仅曾经影响了我的世界观,而且一直影响着我的职业选择和判断。

《中国科学报》:市场上各类新书层出不穷,你挑选书籍的标准是什么?

吴季:现在出书的门槛也很低,很多书籍质量不高,如果不是有人推荐,我一般不会看见一本书就买。我买书的大致流程是先通过书评或者公共学习平台了解,然后去网上下单。我一般不看电子书,也没有逛书店。至于挑选标准,就是要看书里有没有新思想,能不能为我提供一些新认识和新视角。

《中国科学报》:你会给年轻人推荐哪本书?

吴季:在我建立世界观的时候,对我影响最大的书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傅雷在为《约翰·克利斯朵夫》作译序时写了一段话——“真正的黎明,绝不是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它所淹没罢了;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它所屈服罢了。所以,在当你要战胜外在的敌人的时候,首先要战胜你内在的敌人,在这之中,不要怕沉沦与坠落,只消你能够不断地自拔与更新。”这句话我至今记得。我是初中时读到的这本书,当时感觉特别震撼,可以说这本书对我建立世界观和树立志向影响很大。所以,我会给年轻人推荐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朱鹮的故事

本报记者 李芸

在中国,拯救朱鹮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濒危动物保护的典范。从1981年在陕西洋县发现了世界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到2019年中国境内的3000余只朱鹮,堪称人间奇迹。在日本,朱鹮的拯救却是一个令人扼腕唏嘘的故事。这种鸟曾经遍布日本全境,但1981年人们不得不将仅剩的5只朱鹮捕获人工养殖。虽竭尽全力,朱鹮仍交配无果、接连死亡,2003年,最后一只日本产朱鹮“小金”死去。

近日,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出版纪实文学作品《朱鹮的遗言》,详细记录了日本在保护朱鹮这条失败道路上的点点滴滴。该书在日本出版已经超过20年,曾获得日本纪实文学奖大宅壮一奖。

三位朱鹮迷

“高度大约六十米。浅粉色的羽毛在晚霞的映照下,发出红色的光芒,端庄威严。不敢眨眼。很快,朱鹮轻轻扇动翅膀,消失在山里。长久的守候,换来不到一分钟的露面。时间虽短,但每一个细节都历历在目。”

这是佐藤春雄1947年11月在坚持追寻一年半后第一次观察到朱鹮的场景。

佐藤春雄是《朱鹮的遗言》中主要的人物之一,他为朱鹮保护事业奉献了一生,也贯穿了本书的始终。春雄自小喜欢鸟类,因参加过战争而对蔑视生命有深刻的反思。“我把朱鹮看作是生命,而不是鸟。人命是命,朱鹮的命也是命。”正是这种朴素的理念支撑着他在保护朱鹮且长的道路上义无反顾。在本书译者王新眼中,“春雄执迷、拙言、谦卑,但又温和的坚持”。当他经过调查分析认定自然繁

殖比人工增殖更具可行性时,他坚决拒绝了官方安排的人工采卵孵化计划。高野高治是书中另一位主要人物,他住在生耜——一个只有两户人家的村落,也正因此,那里是朱鹮的乐园。高野自小与朱鹮相生相伴,到了冬天或环境恶劣时,高野会主动给朱鹮喂食。后来高野多次参与救助受伤的朱鹮,在保护中心饲养朱鹮。直至他离职前,“小金”都是由高野照顾的。

《朱鹮的遗言》中最让人不忍的一章是宇治金太郎的故事,他与“小金”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小金”信任他以至于他可以徒手喂食。而那时日本已决定人工饲养并实施了抓捕。宇治左右为难,最终亲手捉住“小金”。宇治痛恨自己背叛了“小金”,称自己是“最可耻的叛徒”。

穿插在三人故事中的是日本的民间和政府对于朱鹮认识、保护的进展,从自然繁殖到人工增殖观念的变化。1981年1月,最后5只朱鹮被捕获,送入保护中心,但配对无果且接连死亡。到1985年日本不得不从中国借来朱鹮,希望通过“跨国联姻”延续种群。但事与愿违,一切均以失败告终。

对生命的慈爱

在日本的朱鹮故事走向尾声的时候,中

国的朱鹮故事开启了。1978年,受国务院委托,中科院组织专业调查组,由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刘荫增带队寻找朱鹮。在调查了东北、华北和西北3大地区,9个省区,行程5万多千米后,几乎绝望之际他们见到了3根朱鹮羽毛,并最终在秦岭南麓陕西洋县一处山林中发现7只朱鹮。

《朱鹮的遗言》最后写到,春雄曾与中国专家有过充分交流,他说印象最深的是中国的“两条腿走路”,所谓两条腿,是指自然繁殖和人工增殖。春雄感慨“中国完美地避开了日本走过的弯路”。

的确,在朱鹮的保护上中国的政府、科研机构与民间形成了强大合力:科研人员迈出了第一步,政府部门立即跟上。国家级保护区的面积在扩大,数量在增加;地方政府则限制使用农药,阻止伐木、垦荒等破坏朱鹮栖息地的行为;科研机构火速推进相关技术的研究,成功实现朱鹮的人工繁育;“保护朱鹮”的理念在当地深入人心,民众一旦发现受伤的朱鹮,会立即与当地派出所、野生动物保护站、朱鹮救护饲养中心联系,用最快的速度拯救朱鹮的生命……

兰州大学生态学创新研究院研究员赵序序说:“中国朱鹮保护的成果不仅仅是成功地人工繁殖,还有在朱鹮的放归区构建的人与朱鹮和谐相处的家园。我在洋县华阳镇



《朱鹮的遗言》(日)小林照幸著,王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

看到朱鹮就住在农民家门口的树上,到农田觅食,几乎不会受到任何干扰和伤害,是人动物和谐相处的典范。”

朱鹮也成为了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使者”。中国曾在1998年向日本赠送一对朱鹮“友友”“洋洋”,在2000年、2007年向日本提供朱鹮“美美”“华阳”“溢水”等,使日本的朱鹮种群发展到近200只。

日本和中国的朱鹮“接力保护故事”虽遗憾但结局仍是美好的。而这个地球上还有太多处于濒危境地的“朱鹮们”。《朱鹮的遗言》作者小林照幸说,朱鹮在日本的消失引起了大讨论,结论必定是,受惠于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日本人都应该对此负责。

他说:“与其追究责任,不如从根本上反思‘对生命的慈爱’是如何消失不见的?同时,我也希望人们能重新认识到‘自然与人和谐共生’的意义。”



《告别的仪式》(法)西蒙娜·德·波伏瓦著,孙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

“我的健康资本已经耗尽了。我活不过七十岁。”“事实上我没有死,能吃能喝。然而作品已经写完,在这个意义上,我死了……”

1970年,萨特65岁。两年前的“五月风暴”虽然已经结束,但余波未平,深受该事件影响的萨特重新思考知识分子的角色,提出了“新知识分子”的概念。但无法忽视的,是不断折磨他的各种病症。他想到了他的身体、他的年龄,想到了死。一个终身践行存在主义的思想先驱如何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

作为最接近萨特,也是对他最重要的女性,波伏瓦记录下萨特生命中的最后十年,以白描的手法近距离地刻画了这位哲学家晚年的日常生活,他为之奋斗到最后一刻的事业,以及他面对疾病和死亡的态度。展现了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萨特。

在波伏瓦的记录后还附有她与萨特的长篇对话,萨特借此机会回顾了自己的家庭、童年和求学经历,并且梳理了对文学、哲学、阅读、写作、音乐、绘画、平等、金钱、时间、自由、生命等诸多主题的思考。



《成长初始革命年》(日)王安忆著,译林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

本书是王安忆最新散文集,收录文章17篇,横跨这位当代知名作家近30年的文学生涯。

“中国社会走入现代,大约从未有过如此久长的时日,从容扩展精神领域。身在其中并不觉得,抬头看,却是一惊诧。如我这样的小小说者,是从体出发,理性的概念化往往成为负累,压抑了感官的自由。”王安忆表示,这本书有两个目的,一是尝试记录共同思潮中个体的历程,二是让写作者隐形的思想浮出水面,呈现足迹,纳入历史的进步。

全书共分四辑,从个人经历、人物交游、演讲对话与文学之旅四个方面,以小见大,展现王安忆最个人化的人生轨迹。



《古色之美》(日)青简著,湖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

当先人们第一次偶然烧出了染青的瓷器,虽然不知道是因为铁元素的普遍存在,却因了这与天地浑然一体的颜色,而雀跃不已吧;自隋唐起,“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越窑瓷的类冰类玉,让那群嗜茶的雅士们痴迷不已;“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柴窑似乎只是传说……

青简,医生、摄影师,摄影作品《二十四节气》在中国申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片中使用。在本书中,作者选取了中国传统五色和三间色:青红黄白黑紫绿褐,详析8大色系71种传统颜色的来源与现状。每个色系分三篇论述,言色、物色、行色,从字源、国宝器物和作者旅行途中捕捉的景色三个角度分享古色之美。



《生存心理:野外探险家和生存挑战者的深度指南》(美)劳伦斯·冈萨雷斯著,朱鸿飞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

火灾救援、舰载机着舰、摩托雪橇冲高空、游骑兵魔鬼训练、漂流遇险、冲浪、海难、远足、失踪、攀登、坠山、坠机,乃至日常生活中遭受的各种困境和意外,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生存挑战。

在这本书中,作者在分析种种事故案例的同时,还讲述了个人经历;既求助于古代哲学家的真知灼见,又佐证以现代神经科学、心理学的最新成果,试图探索人们在面临危险和挑战时作出截然不同的决定与行动背后的深层原因。

本书的目的不是教人如何做,而是追寻深刻理解,当生死存亡之际来临,我们将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喜平)

达尔文之光



《攀援植物的运动和习性》(英)达尔文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出版

多年前,我读舒婷的《致橡树》,对其第一句就不以为然。她写道,“我如果爱你,绝不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瞧,她把凌霄花的攀援当作是炫耀了。当时,我心里想,她应该好好地补一补植物学或古诗词的课程。同是写凌霄花,北宋诗人杨绘就不像舒婷这么武断,他的《凌霄花》诗曰:“直饶枝干凌霄去,犹有根源与地平。不道花依他树发,强攀红日斗鲜明。”李白对攀援植物紫藤树,也是充满褒扬的:“紫藤挂云木,花蔓宜阳春。密叶隐歌鸟,香风留美人。”

达尔文在《论英国及外国兰花通过昆虫受精的各种装置以及杂交的良好效果》之后,专门写了一本研究攀援植物的书——《攀援植物的运动和习性》。达尔文写这本书的灵感来自他的好友和支持者、美国植物学家格雷。1858年他读了格雷的一篇短文《论卷须的运动》,对攀援植物产生了浓厚的兴

攀援植物与诗词吐槽

苗德岁

趣。过去一般认为,植物跟动物间的重要区别是后者运动而前者不动,而攀援植物似乎模糊了这一界限。

达尔文试图在生物演化论的框架下,探索这一类有趣的植物。格雷的原文是研究一种野生黄瓜卷须的运动特点,这种野生黄瓜是美国东北部的一种土著植物,当时人们用来治疗糖尿病。格雷从美国给达尔文寄去了野黄瓜的种子,达尔文在自家的温室里种植,并时时刻刻观察、记录。像他的许多研究一样,达尔文总是尽可能地扩大研究范围,最终他的书中研究了42种攀援植物,分成缠绕植物、叶攀援植物、带卷须植物,以及具钩刺附属器官和根系攀援植物四种类型,并分别加以详尽的论述。

对缠绕植物,达尔文注意到了它们的“手性”,即大多数有着不同的固定缠绕方向。比如,牵牛花、四季豆、丝瓜、山药等,缠绕方向为逆时针方向(即左旋缠绕);而金银花、鸡血藤等,缠绕方向则为顺时针方向(即右旋缠绕)。还有一些缠绕植物,并无固定的缠绕方向,比如何首乌等。

在当时的时代,达尔文猜想这些可能与攀援植物适应生长环境、为了获得更多的阳光雨露有关,而且可能与生长激素的分布也有关。但限于当时的研究手段和认识水平,他无法确知其真实原因。然而,他在书中颇有信心地指出:通常认为植物有别于动物,在于植物缺乏运动能力;我认为正确的

表述应该是,植物只有在运动对其有利时,才会获得和展示这种能力。由于它们固着于地表,空气和水带给它们食物,因此相对来说,它们不太需要运动的能力。显然,达尔文把攀援植物的运动能力归结于自然选择下的环境适应。因此,这是支持他的生物演化论的。

后来的研究表明,缠绕植物的缠绕方向性,委实是生物演化的结果,是来自不同祖先类型遗传下来的本能。亿万年前,两类缠绕植物的祖先类型分别生活在南半球与北半球。为了获得更多的阳光雨露,它们的茎端就朝向太阳照射的方向生长。因此,生长在两个不同半球的祖先类型便向不同方向旋转。经过漫长的演化,便形成了各自固定的旋转方向,即便移居他处,其缠绕方向性也被固定不变地遗传下来。而没有固定缠绕方向性的植物,则起源于赤道附近所致。

近年来,分子生物学研究也逐渐揭开生长激素的奥秘。生长激素由植物正在生长的未成熟部分生成,随后被转运到整个植物体。植物的茎需要尽可能地伸直以高效地吸收太阳光线,因此更多的生长激素被输送到茎的基部,使其加速生长并伸直。同理,窗前的植物也通常会转向光源,因而朝阳的一面总是长得更快。生长激素的这种动态调控,确保了植物能够最有效地利用局部的和不断变化的环境条件。

在书的结论部分,达尔文详细分析了为什么这些适应会发生,这些适应又是通过什

么样的形式发挥其有利效应的。他指出,缠绕植物有利于固着(通过攀附其他植物得到额外支持),这在多风的环境中无疑是很有利的。另外,在高大密布的丛林中,缠绕植物也是有利的,它们可以攀附大树生长到丛林的冠盖之上(即树冠层),以获得更多阳光雨露以及发展空间。因此,攀援植物的运动能力是源于它们自身的需求而逐渐演化而来的。显然,攀援植物的“攀高枝”绝不是像舒婷所说那样,是为了“炫耀”,而是生存斗争中实实在在的“需要”。

正如达尔文向自己出版商“推销”的那样,这本书包含了许多新颖的观点和内容,值得出版。该书最初以长篇论文形式发表于《林奈学会志》第九卷(1865年),直到1875年才由他的出版商默里正式以书的形式修订出版。该书的插图是他儿子乔治画的。

在达尔文众多著作中,《攀援植物的运动和习性》被视为主要的一部,在他的植物学著作中仅次于《论英国及外国兰花通过昆虫受精的各种装置以及杂交的良好效果》,位居第二。跟达尔文其他著作一样,该书不仅有其经典地位,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尤其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激发了一系列崭新的、多学科研究,盖因热带森林生物多样性研究以及整合生物学的兴起,尤其是生态学和保护生物学等方面的进展。攀援植物在热带雨林生态系统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不仅影响诸多树种动物,而且对整个生态系统有正面影响,比如增加物种多样性、结构多样性、可利用资源,以及林中动物通道、生物多样性等。

达尔文真的很了不起,在科学研究上,他好像有一双特别神奇的手,但凡他触碰过的领域,于今依然十分活跃;不特此也,他几乎无一例外,无可争辩地成了该领域的开山鼻祖。